

潜鳞

1

QIAN LIN

从他赠她龙鳞那天起，
她已经决定今生只爱他一个人了，
不管他多矫情、多小气，
都不能掩盖他的光芒。

尤四姐 著

潜鳞 ①

尤四姐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潜鳞.1 / 尤四姐著. —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492-4325-9

I. ①潜… II. ①尤…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6292号

潜鳞·1

尤四姐 著

责任编辑: 陈辉

装帧设计: 李志恒 米杰罗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社

地 址: 武汉市解放大道1863号

邮 编: 430010

网 址: <http://www.cjpress.com.cn>

电 话: (027) 82926557 (总编室)

(027) 82926806 (市场营销部)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武汉立信邦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15印张 230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492-4325-9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龙君玉树临风，美冠四海，这么多年下落不明，一定是修道去了，怎么可能弄得这么落魄！

020

第二章

一道银光乍现，照亮了半边天幕。光的尽头有人施施然而来，一步一莲华，恍如神佛临世。

049

第三章

他把龙鳞嵌在夷波的尾巴上，前后不过一弹指的工夫，夷波却痴痴望着他的背影，神魂颠倒了一百年。

072

第四章

把爱慕了那么久的龙君拱手让人，实在心有不甘。可既然不是人家的对手，那也只好作罢。

087

第五章

爱情果然是盲目的，从他赠她龙鳞那天起，她就已经决定今生只爱他一个了。

107

第六章

暗恋这种事是她一生中唯一见不得人的一处溃瘍。



潜鳞

126

第七章

龙君心中惆怅，突然感觉到被需要，和潮城那帮长老呼天抢地的哀告不一样，会触动他的灵魂。

153

第八章

有时候你叫破喉咙，还不及一个对你垂涎三尺的汉子抱一句不平，世上果然没有绝对的敌人。

172

第九章

他居然很怀念之前的傻蛟，有点白痴，有点幼稚。现在这张脸，分明是一张荼毒四海、人人喊打的脸。

192

第十章

好奇怪的感觉，看到她高兴，就觉得一切让步都是有价值的。

201

第十一章

某些无法愈合的伤口，哪怕过了一千年再回顾，依旧不能超脱。

216

第十二章

不管用什么方法，出嫁前一定拿下龙君，就算得不到他的心，也要得到他的人！

龙君玉树临风，美冠四海，这么多年下落不明，一定是修道去了，怎么可能弄得这么落魄！

海上生明月，同在陆地上看到的景象不一样。四周静谧，偶尔听见鸥鸟的鸣叫和海浪轻拍礁石发出的声响。

今天是十五，月亮异常大，照得哑海水域明亮如白昼。月亮的一小片阴影里缓缓驶来一艘木兰船，尖头方尾，风帆鼓胀。渐渐近了，甲板上有人走动。一个年轻的探哨攀上桅杆眺望，见远处岛礁棋布，丧气地向下挥了挥手——五个昼夜了，还在原地打转，大概要迷失在这片水域了。

漂泊了一个多月的船工们很不安，罗盘上的磁针不停转换方向，再也不是直指南方了。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测试过，忽东忽西，没有定规。

“这么下去我们会死在这里的，米缸见底，淡水也快用完了。”

船主仰首看，这么好的天气不可能下雨。靠蒸煮海水获得淡水，木柴和炭也不够用。他在船帮上捶了一下，“下网，先填饱肚子，然后上岛，看看能不能找到淡水。”

可是网扔下去，打上来后没什么分量。仔细挑拣，网底孤零零躺着一只海螺，

朱红色的螺尾，小孩拳头那么大——又是它！

“真邪门。”有人嘀咕，“放了三回网，三回都是它。”

“一定是这妖物作祟。”一个船工提着铁锤过来，“待我砸扁它，看它还惑人！”

正要举锤，被船主喝止了，“勿得罪神明。”捡起海螺，扬手扔下水，喃喃祝祷着，“求海主指条明路，回乡后必定诚心供奉，再不敢造次了。”

原本不信鬼神的人，到了这个当口也不得不低头。他们是国君派出来打通海上贸易的，船上装满了陶瓷铁器及犀角明珠等，结果出了南海一切都乱了套，碧波万顷无边无际，如同误入了另一个世界，只怕要永远浪迹下去了。

时间在流逝，信心也在流逝。海上起了一点风浪，放眼望去波光如鳞。船舷两侧吊着灯笼，照出深黑色的海水。月亮大得骇人，隐隐有歌声传来，细听之下是个清亮的女声，无曲无调，却空灵婉转，穿透人心。

众人皆惊，南海之外有鲛人，声若金箔，泣能出珠。陆上的人对于海族的了解只限于古籍记载，果真遇上，慌不择路。这时头顶上雷声四起，刚才还是月色如练，转眼便乌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了。

从没见过这么可怕的天气，雷电晦冥，一簇簇火轮在船的两舷滚动，一道道闪电直劈船身前后。狂风骤起，猛地横扫过来，船被顶在浪尖上向前推进，海水浇得人睁不开眼，耳朵里能清晰听到榫头脱节的吱呀声。忽然一个庞然大物从水底蹿起，似乎是龟，背壳宽有丈余。来不及细看，转瞬落进水里，激起滔天巨浪，“轰”的一声，把船体拍得四分五裂。

电光火石，直击深海，看热闹的吓得抖作一团。鲛人歌声虽美，口齿却不伶俐，水面上一双缀满星光的眼眸里写满惊惧，慌张地摆手，表示自己什么都没干。

“和你没关系，”阿螺安抚她，转而盯着远处喃喃，“我们应该去救人，迟了就来不及了。”

被天火烧到会魂飞魄散，鲛女有点迟疑。她曾经遭遇过雷击，现在回忆起来仍觉痛不可当。雷神的力量惊人，当时只是擦着一点皮而已，她便鱼肚朝天，已经死了九成。阿螺发现她的时候一顿痛哭，本来要扛她去鲛人墓地的，好在中途醒了过来。脑子倒还好使，而后遗症致命，因为尾上缺了一鳞，那些爱

美成痴的鲛人开始私下议论，要把她逐出潮城，送到南溟造海堤去。

想起这个就很难过，鲛人生性平和，但容不得残缺。平时相安无事的族人排挤她，把她当成了异类。所幸她造化大，遇见了贵人，否则现在只怕凶多吉少了。

忘不了那双纤长白洁的手，掂着一片金鳞嵌上她鱼尾时的情景。她很不好意思，尾鳍飘飘拂拂遮掩着，阿螺怂恿了半天，她才舒展开身体让众人看，一看之下皆惊叹，简直太漂亮了！她的鳞和其他鲛人不同，大多数鲛人是琥珀色的鳞，她却是翠色，横斑潋滟，流丽异常。新得的那片鳞在一丛翠蓝之中尤为扎眼，像太阳透过水面洒下的光斑，不管潜得多深都熠熠生辉。

她胆小，平时躲在水底织鲛绡，不怎么见世面，因此不认得这个人。只记住他的模样，眼如深海，唇如朱丹，穿缭绕的白袍，束琅玕冠，出入有鲛仆相随，尊贵非常。后来阿螺告诉她，那是龙君，掌管南溟以北。只可惜自此再也没见过那位龙君，好多年过去了，听鲫鱼说最后一次看到他是这里，所以她和阿螺常来等候，希望还有相遇的一天。

四海八荒灵物很多，得了道就要渡天劫，她们此来恰逢那只老龟躲在商船底下避难，结果非但没有助益，反倒害了满船的人。阿螺要施救，救人是积德行善的好事，不应该反对。可雷电无情，躲避不及就成烤鱼了，难免害怕。

“你也不去。”鲛女艰涩地说，“会死的。”

阿螺不管不顾，她就是百无聊赖、被网子捞了三回的那只螺。她和鲛女是很奇怪的组合，一个胆小怕事，一个胆大包天。她常常大无畏得不计生死，好在有鲛女在身边拖后腿，才能平安活到现在。

她要往前纵，被鲛女拉住了。鲛女示意她看前面的光景，雷电交错，密密落进那片水域，隔得这么远，都能看见闪电穿透海水的恐怖景象。

鲛女翻着白眼，做了个濒死的样子吓唬她，阿螺也有些犹豫了。水面上刚才还在扑腾的人早没了踪影，她想了想打定主意，“潜下去，潜得深了，雷劈不着。”鲛女正要再劝，她灵巧一个翻转，已经往风暴中心去了。

鲛女没办法，只得跟过去，隔水依旧能看见曲折的、发着巨大亮光的闪电沿云层边缘游走，突地一记爆发，天幕都要裂开似的，把她吓得背鳍炸立。阿

螺速度很快，她不敢落下，在后面奋力追赶。水中到处有人悬浮，阿螺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那个船主。她也随手捞人，可是捞来一看，不瞑目的一双眼涣散地对着她，人已经死了。她悚然推开，再找阿螺，发现她游得越来越靠近水面，她的尖叫也阻止不了她。上空风雷依旧盘旋，眼看又一场电光酝酿起来，她向上浮游，猛地抓住阿螺腰间的绡纱用力一拽，把她拽出了那个光圈。

焦雷堪堪擦着头皮过去，阿螺心有余悸，托起那人远远避开。刚喘上一口气，雷声又大作，回头看，发觉蛟女被困住了，几番奔逃都无法突围。她急得团团转，正要去相救，只见那妖娆曼妙的身体猛地跃出水面，透明的两翼在电光中乍现，尾鳍带起清光一片，划了个优雅的圆弧，深深扎进海里。

“夷波！”阿螺的喊声在海上回荡，面对这样的困境她无能为力，只有眼睁睁看着电闪雷鸣飞速移动，一路向她逃匿的方向追赶而去。

好在夷波跑得快，什么都不管，一直往南。珊瑚海藻在眼角快速倒退，她穿过鱼群，那些细小狡黠的鱼脸上如出一辙的惊愕表情定格在她眼底。一尾巨鲸停下看她，她从它庞大的身躯底下穿过去，等它转动眼睛的时候，她已经游远了。

雷电继续肆虐，但震天的轰鸣声渐渐落后，远了淡了。又奔一程，停下来，不知什么时候天放晴了，一轮明月挂在半空中，清辉惨然，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夷波抚抚胸口，险些吓死，要不是首尾灵活，现在大概已经变成焦炭了。可是环顾左右……这是哪里？月光溶于深海，看不清前路。难道越过边界，闯进南溟了？

她彷徨款摆，扶摇直上，浮出水面后遇到了一点小麻烦，终于迷路了。刚才从哪个方向来的不记得了，水面上没有标识，还不如水底。她重新潜下去，照着记忆原路返回，游了很久，越游水越深。南海之外的水是极美的，浅处蓝得摄人心魄，但到深处，积蓄过多颜色愈发浓重。往下看，底下大概是海沟，光线黯淡，变成了墨色，简直叫人晕眩。

她呜咽了下，咕噜噜吐出一串泡泡。往后退，忽见沟底霞光大盛，照亮了方圆百里。夷波虽然胆小，但鲛人一族好奇心很强，她悬住看了一阵，扶着崖

壁试图往下，刚挪两步不由退缩，说不定是个海妖，长了九个脑袋……细掂量还是算了，刚捡回一条命，别又塞了妖怪的牙缝。

她摇摇尾巴打算离开，猛听见铁索相击发出巨响，崖壁边缘岩石滚落，震得海水颠荡。她骇然拿两手捂住眼，透过指缝间的蹊膜向外张望，霞光回旋，比之前更甚了。她壮了壮胆，小心翼翼贴着崖壁往下溜，强光晃眼，停下适应一会儿，水越深水压越大，挤得心肺几欲破裂。

可能到不了那里，如果到不了就回去，阿螺还在哑海等着她……但那光就在不远处，带着诱惑的味道，似乎触手可及。她又有点不甘心，踟蹰徘徊，忽地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卷进水底，翻滚着失声尖叫，“咚”的一记，摔进了泥沙里。

晕头转向爬起来，略定了定神，这才看清面前景象——宽大的石基上竖着一根玄铁柱子，粗有十丈余。柱上盘一条苍龙，周身被铁链捆绑，头角峥嵘，双目紧闭，长长的龙髯随波逶迤，要是能够打开枷锁，恐怕身长有千里。

她吃惊不小，这是第一次见到龙，龙君出现时幻化了人形，真身是否也像这样？这龙大抵是犯了错，被囚禁在此，不知困了多久，说不定已经饿死了。再看柱子，顶端云纹与回纹交错，既然用来锁龙，必定有大讲究。

正屏息窥探，不经意一瞥，发现那龙不知何时醒了，鳞鬣奋张，瞋目瞪着她，一副杀气腾腾的模样。

“何方水族，胆敢闯入寒川！”

龙啸的威力不因身体受缚有所减弱，口唇大张，獠牙毕露，对着底下蝼蚁大小的鲛人一吼，那小小鲛人海藻一样的长发被声波震荡，仿佛迎面狂风，向后飞扬起来。这鲛女胆子太小，直接趴在了地上，苍龙心满意足地收声，舔了舔唇，觉得自己威武不减当年。

夷波吓得肝胆俱裂，哆哆嗦嗦向上拱手，“潮城鲛人夷波，误入……请龙君息怒。”

一条失去自由的龙，必定是罪大恶极的，谁也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干什么。夷波唯恐命不久矣，打算伺机遁逃。抬眼觑他，这一看登时魂飞魄散，苍龙一双灯笼大的眼睛疑惑地打量她，每次眨眼都能让她感觉到暗涌流转。她鱼鳍轻颤，

为了讨好，很虔诚地行礼，“小蛟……给龙君找吃的。”

龙乜了她一眼，不为所动，声如震雷地质问她：“你是怎么进来的？受谁指使？”

夷波忙辩解：“没有指使……”怯怯指了指上方，表示碰巧路过，可能是大人无意间摆了摆尊臀，把她卷下来的。

龙依旧张牙舞爪，如果她说的是真的，一个毫无法力的蛟人能进入寒川，那就说明外面的结界已经破了，他重得自由指日可待。思及此，不免龙心大悦，但是蓦然回首，空虚和惆怅又倾泻而出，“本座被困百余年，很少有水族来这里，看见个活的真不容易。”

龙的眼神迷离，虽然面目狰狞，但注意力不在她身上，气势似乎有所收敛。夷波松了口气，刚想告退，那龙懒洋洋抬爪撩了下青色的鬃鬃，“噫，这鬼地方，要什么没什么，叫人苦恼……你替本座看看气色，头角整不整洁？须髯神不神气？”

身陷囹圄依旧注重外表，心态倒不错。夷波咽下恐惧艰难地打量他，他为了让她看清，探下身子左右晃动脑袋，还把牙齙了出来。

他这一顿搔首弄姿不要紧，搅起了水底层层波涛，夷波定不住身，被水流卷出去几丈远，结结实实摔在了崖脚上。

龙忽然发现眼前人不见了，大发雷霆，“蛟人哪里去了？”

夷波艰难地爬回来，擦了擦淌血的嘴角，把能想到的溢美之词都搬了出来，“好看，玉树临风……天怒人怨，海水倒灌。”复献媚地笑了笑，加重语气，“好看。”

不管是神是魔，对这种直白得没底线的夸赞都毫无招架之力。夷波词汇简单，但龙却听明白了，霎时摇头摆尾，得意非常，“你跪舔本座，想不想追随本座？本座是南海之主，不过一时不察龙困浅滩……待本座出关，即提拔阿蛟为本座护法，本座可以带你到处遨游，让你风光无限，你看怎么样？”

夷波疑惑地望着他，觉得这龙真古怪。说自己是南海之主，海主不是守城龙君吗？实在很难把落魄的他和风光无限的海主联系在一起。难道他以为她没见过九川大神吗？可见他在吹牛，有意骗她。

她不敢触怒他，委婉地表示，“小蛟……不会说话。”

苍龙凝眉看她，“不会正好，省得聒噪。”

夷波一惊，忙又赔笑，“小蛟没腿。”

龙鄙夷地调开了视线，“想要腿还不简单，拿刀剖开就行了。”见她惊得目瞪口呆，他高兴起来，哈哈大笑，“本座饿了，找吃的来。不得走远，待本座允许才能离开。”

夷波诺诺应了，感到任务颇为艰巨，这么大一条龙，得找多少吃的才能喂饱他啊！她慢吞吞在沟底游走，捉了几只海参，捡了几枚牡蛎。摊到苍龙面前时有些羞惭，这里鱼虾罕至，只有请他包涵了。

她坐在台基上，找块趁手的石头把海参剖开，清理掉内脏往上一抛，抛进龙大张的嘴巴里。那龙大概太久没找到说话的人了，有点絮叨：“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本座会被锁在这里。”

夷波点点头，的确纳罕。

他倒不说了，等着她敲开牡蛎，然后大嘴一张吞下去，半天才“唔”了声，“其实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就是一次施雨弄错了方向，害得东陆颗粒无收……”想了想，怕失了颜面又补充，“本座是龙，一身正气，做错了事就应该负责任。了不起关上百八十年，赎清了罪过，出去又是一条好汉。”

倒是个有担当的龙，不过看他浑身苔藓丛生，境遇显然比说的尴尬。夷波也不多言，砸开最后一个牡蛎喂他，他尾端轻轻一扫，带起一股腥甜，似乎有血的味道。夷波嗅了嗅，循味查看，见那缠绕的身躯之下有一足踩在铁环上，脚趾和柱子之间的皮蹭破了，伤口已经化脓腐烂。

原来气势汹汹背后有这么凄惨的一面，蛟人慈悲，顿时觉得他不那么可憎了，反倒很可怜。龙生来有灵力，闲居四海，能驾风雨，如今被囚禁了，有种英雄末路的悲凉感。她这才发现锁链捆得很有技巧，不太紧，但柱子底端刀刃林立，他只有盘紧身躯找到着力点才不至于落下去。上百年不得松懈，这是何等的煎熬？

她游过去，叼着指尖嗟嘤：“龙君受伤了。”

他愣了下，轻描淡写：“小伤而已，何值一提。”

龙都是好面子的，夷波懂得。她没有说话，退到一旁，开始捕捉深海中的流光。鲛人有种特殊的能力，别人眼里捉摸不定的一线亮光，在他们指尖可以化作实形，纵横交错编出经纬，然后以手为机杼，织水成绡纱。

龙沉默下来，对她的做法感到意外。鲛女是南海之外最美丽的生命，她们神秘莫测，媚骨天成。说是人，长着鱼尾；说是鱼，却又有人一样的情感和思维。以前见得多了，不觉得稀奇，但这个情况下有鲛女织绡，实在略感吊诡。

他歪着脑袋问她：“你这是干什么？”

夷波用手比画了两下，对方茫茫然，她也解释不了。

鲛人的语言天赋不高，他们通过或长或短的音波传递消息，一度有人以为他们是哑巴。但既然会唱歌，又怎么可能哑。诸界之中人语是官话，他们只是不精通人语罢了。不过当初找寻龙君的时候潜进云梦泽，遇上贵胄五湖夜宴，她和阿螺躲在水榭底下偷听，多少学过几句，然而要流利交谈，显然还欠缺。

她织绡织得很快，鲛绡是千金难买的东西，那么奇异，仅靠光和水，就能织出白如霜的柔软织物，要是拿它做成衣裳，可以避水。她织绡是为了替他包扎，可就是“包扎”两个字，让她纠结了半天都难以表达。

水族离不开水，但要是身上有伤口，长期浸泡在海水里也会坏事的。既然鲛绡入水不濡，用来切断皮肉和水的接触正合适。她仔细衡量，那么粗的腿，包上两圈不知要多长。

龙是极聪明的，大概察觉了她的用意，既感动，又有些伤感。他一爪托腮，转头眺望远方，想当初叱咤风云何等的猖狂，现在呢，只有一个小小鲛女陪在身边，可悲可叹。

夷波潜心编织，瑰绮的光在指尖盘旋，转腾起落间收拢、压实，成品漾漾铺展开，涤荡成云雾。织了很久回头一顾，那庞大的身躯不知什么时候缩小了，奇怪的是那根玄铁的柱子，竟也跟随他的身形变成了普通大小。

她讶然停下，龙昂着脑袋趾高气扬，“你快看，本座可大可小，是不是神通广大？连牵制本座的枷锁都不是凡品，可见本座的厉害。你认识这神珍吗？本座只要念起咒语，它就随形幻化，果然好宝贝。”看那傻鲛大眼无神，想来

还是不太明白。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他十分耐心地告诉她，“上古神人留下两件宝贝，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这铁柱子就是紫金梁。当初大禹治水，拿它勘测江海深浅，功成之后为防止天地相合，把这神珍立在海底。世人有句话，说好马配好鞍，本座神通盖世无双，不用神珍，根本镇不住本座。”他说得口沫横飞，可是鲛女一点感同身受的意思都没有，他有点不耐烦了，扭身说算了，“鲛人只知道潜织哭鼻子，神界这么高端的法器你根本不懂。”

夷波笑了笑，起身整理绡纱，牵着一端游过来，依旧不敢靠近，在距离三步远的地方停下，怯懦地指了指，“伤口……”

龙没有搭理她，把脸别开，龙髯随波千回百转，就像他的心思一样。

她壮胆过去，一面觑眼盯着他。刚才那些海参牡蛎肯定填不饱肚子，她离得远他没办法，一旦靠近了，万一兴起把她吃了怎么办？

手里勒紧鲛绡，她提心吊胆触了触他的后爪。伤口周围的龙鳞已经磨得不见了，破损的地方腐肉发白，得清理一下。

她张开五指，指甲暴长，薄如刀锋。鲛人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种族，唯一能用的武器就是这个，平时隐藏在皮下，需要自卫时才显露。她手势轻柔，替他切开腐肉，起先好好的，忽地龙身一抽搐，大约是触痛他了，他愤然嘶吼起来，嘴张得老大，连波浪样起伏的上颚都看得一清二楚。

夷波吓得跌坐在地上，以为自己这下完了，倒还好，他冷静一下，示意她继续。可是所谓的继续基本是在他的威胁下完成的，只要视线微转，就看见一个狰狞的脑袋悬在上方，时不时低头趋近，张嘴做吞吃状。

夷波手忙脚乱替他包扎妥当，打上结。因为伤口和柱子之间有了缓冲，疼痛减轻了，龙觉得不错，心情大好，“有眼色，懂分寸，果然适合当本座的仆役。”

夷波退后两丈躬身行礼，只想早点离开，根本没打算做他的手下。好在他也不黏缠，咂咂大嘴说：“吃饱喝足，该睡一会儿了。你回去吧，明日再来，伺候好了本座，本座大力地提拔你。”忽然想起这个鲛人等于半哑，失望地摇摇头，“还是该学学说话，要不然怎么为本座效力？还有今天的事，不许同外人说起。要是走漏了风声……”他扫了她的鱼尾一眼，错牙冷哼，“本座知道你的出处，到时候刮下你的油脂点灯，记住了？”

夷波诚惶诚恐，搓手说不敢，“小鲛记住了。”

苍龙满足地“嗯”了声，合上眼皮，再也没有声息了。

因为迷路的缘故，回来也废了一番周折。

寒川水族罕至，当然也没谁知道渊底囚禁了一条龙。夷波游了很久才遇见一只鲛鱼，比画了半天，鲛鱼终于弄明白她的意思，尖细的鱼尾笔直向北一指，“游上二里看见一艘破船，左拐再游二里看见一串暗礁，再左拐有一片藻海，绕开北游，游上十里就到了。”

夷波听得晕头转向，沉到水底在沙地上画图，鲛鱼扇着两翼不时指点。总算理清了，她向他道谢，鲛鱼说走吧走吧，拿尾上尖刺剔了剔牙嘀咕：“这么漂亮的鲛人，可惜是个哑巴。”

夷波噙着嘴，有点伤心，但回家要紧，尾鳍一摇蹿出去十几丈，遵照鲛鱼的指示找到破船和藻海。一路向北，周围的景致越来越熟悉了，蓦然抬头，眼前一片赤红的珊瑚绵延百里，珊瑚丛中立着一座精美壮阔的城，明珠和灯笼鱼交辉，相距很远都能看到，那就是潮城。

海底城池和陆上的有相似之处，但水泽中的东西有灵气，且更加绮丽辉煌。南海鲛人和东海的不同，东海鲛人常迁徙，上百年便遗下一座空城，所以并不花心思在城墙壁垒上。南海鲛人恋旧，加上这里环境适宜，祖祖辈辈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城也就越建越大。祭台宫殿都有，只不过是仅供龙君使用的，普通鲛人一般置办一座珊瑚屋，寻各色珠玑点缀，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就可以了。

夷波进家门后，迫不及待钻进了草垛子里。她的珊瑚屋外面看起来和别人的没什么不一样，里面却悬了一个编成蛋形的窝。她喜欢蜷在窝里睡觉，觉得安全和踏实，这可能和她的出身有关。别的鲛人都有父母，她是孤儿，很小的时候被遗弃在城外，有鲛人路过发现她，把她带回城里抚养。但是因为她鱼尾的颜色有异，始终很难融入他们，捡到她的鲛人喂养了她一段时间，等她可以觅食的时候就不管她了，她一直孤零零的，直到遇上了阿螺。

其实独善其身也没什么不好，只要不做有损潮城的事，别的鲛人也懒得管你。

累了好久，受尽惊吓，她卧在草垛里昏昏欲睡，忽然听见嚤嚤的哭声传来，

挣扎着趴在垛口往下看，是阿螺站在那里对着窗外的月亮哭泣。

她欢快地叫了她一声，“我在这里。”

阿螺一怔，飞快游了进来，张开双臂把她扑倒，号啕道：“太好了，你回来了，我还以为你死了。”

哪里那么容易死，她命大得很呢！夷波笑着让她看，“没有劈到，鳞片好好的。”

她摇摇尾巴，鱼尾很长，从垛口探出去，繁复而绚丽的鳍在水中款摆，像陆上女人的长裙。阿螺不放心，仔细检查过一遍才松了口气，“没事就好，我怕你误闯南溟遇上危险，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去雕题国，让他们把我吃了。”

所谓的雕题国是南溟蛟人的王国，大荒以来蛟人有三支，东海蛟人应该称作陵鱼，人脸鱼肚，五短身材，有手有脚；潮城这一支是固定的半人半鱼，不能幻化；剩下的南溟雕题，性恶喜杀戮，月圆之夜尾巴会变成腿，可以上岸行走。潮城蛟人最怕的就是雕题，雕题国男多女少，龙君失踪后曾经来抢过两回人，挑漂亮的成年蛟女，抓去南溟繁衍后代。幸亏夷波年纪还没到，每次都能逃过一劫。阿螺的愧疚在她看来是小事一桩，她还有心情和她开玩笑，“雕题抓你生孩子。”

阿螺听了不以为然，“就算抓住我，我现了原形无孔可入。倒是你，成年后到底是做男的还是做女的？做女的会被他们劫去，我看做男的比较好，可以和我配成一对。”

蛟人寿命有上千年，生下来不分男女，等到成年时再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一次性别。夷波还不满两百岁，所以相当有潜力，对阿螺来说既可是青梅，也可是竹马。

女孩子托付终身，终究熟人比较可靠。要是夷波将来是男蛟，必然是潮城最美的男蛟。珠玉在侧，何必舍近而求远？阿螺一心希望她选择男性，可是自从她见了龙君之后心思很活，龙君是男的，身家清白，夷波就下定决心当女蛟了。

一片丹心啊，念念不忘至今。可惜蛟人不是鲤鱼，没有龙门可跃，跨越种族的爱要是缺少感情基础，一般很难有结果，阿螺忍不住为她担忧。

夷波却心空如洗，仰天躺着，细而白洁的胳膊枕在脑后，胸前一马平川。从侧面看过去才发现她的美是模糊的，介于两性之间，有少年的俊秀，也有少女的妩媚。

她吐出一串泡泡，吹开了草垛顶上的天窗。隔着水幕看星星，每颗星星都有一圈光晕，蒙蒙的。她两指挑起一簇长发畅想，“不要你，要龙君。等我成年……更漂亮。”

阿螺忍不住泼冷水，“龙君下落不明，别想太多了。”

夷波想起了寒川底下的那条龙，本来打算告诉她的，犹豫了下还是作罢了。她翻转过来撑身问她：“你救的人呢？”

阿螺伤心不已，“死了，人真是太脆弱了。”

夷波叹了口气，真可惜，冒了这么大的风险拽出来，最后还是没能活下去。

阿螺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她，“你看，我找到这个。”

是个很精美的盒子，掌心大小，玳瑁质地，上面镶了宝石，也有雕花。夷波不太懂，颠来倒去看，发现盒底有篆字，刻着“糖坊”。她“咦”了一声，不知是地名还是人名。

阿螺因为幻化后有腿，陆上的见识比夷波多，她说：“这是女人的胭脂盒，梳妆打扮的时候用的，抹在脸上和嘴上，红红的，很好看。通常人是这样的，男人身上带着女人的东西，就说明这个男人心有所属了，他喜欢胭脂盒的主人。又或者这是他从别国带回来的礼物，准备送给一个叫糖坊的女人，可惜遇到了意外，再也没有机会亲手交给她了。”

夷波听后很难过，侧过身子缩成一团。阿螺拨开她层叠的尾鳍突发奇想，“我们上陆地去找那个女子好不好？把东西给她送去，让她知道她的情郎死了，以后不用等他了。”

妖怪的思想很单纯，绝不以为隐瞒死讯对活着的人有好处。夷波经她一怂恿觉得可行，连说带比画，“明晚有海市……换烛银，一起送去。”

鲛人织鲛绡，并不为给自己穿。海上每三个月有一次海市，像陆地上一样，可以以货易货。到时候方外诸国都参与，甚至还有陆上商人划船来采买。鲛